

## 灯下漫笔

立春前夕，雪花飘舞。我突然想起了毛泽东同志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中的诗句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”距离甲辰龙年春节只有几天，真应了那句吉祥的俗语——瑞雪兆丰年！

春天，是从暮冬翻飞的雪花中涌出来的，是从土地的深层涌出来的，是从南方吹过来的暖风里涌出来的，是从新一年的雨水里涌出来的……在我听来，飞雪的低吟，春天的浅唱，是最美妙、最动听、最贴近心灵的声音，不像那缕缕飘浮的浮云之音，总是会被一阵微风吹散，留给人的只能是想象的空间。飞雪迎春，不需要想象，伸手便可触摸。

飞雪迎春，迎来一阵暖风拂过，迎来一片新绿生发，迎来一声鸟鸣传来，迎来一朵鲜花绽放……

春天哟，你是原野苏醒后的第一缕芬芳，你是小草出芽时的第一颗露珠，你是种子萌发时的第一瓣叶胚，你是花朵里面的第一片彩云，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又一个新里程碑！

春天哟，你是人生的驿站。你既是开始的序言，又是终端的小结。你更是一本巨著，理想者常下笔书写远行的卷首，知足者往往涂抹心灵的诗篇。透过满城尽染的中国红，家家户户门楣上摇曳的红灯笼，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诗意以及时尚潮流中的经典元素。扯一块霞帔，我诗意的意愿，便旋飞在祖国这片湛蓝如海的天空。

飞雪迎春，祖国大地悠悠千古的风云岁月，经过春雪的滋润、春雨的洗礼、春风的调节，必将翩跹成更加具有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美丽所在。在中国人民如诗如画的吟咏里、饱含深情的触摸里，映现在眼前的是一个“经过久久为功的磨砺，中国的创新动力、发展活力勃发奔涌”的美好世界！

祖国的春阳很暖、很亮，灿烂的阳光已经为祖国母亲濯洗了昔日的沧桑！广大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足迹，深一道浅一道地装点着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的锦绣河山。

飞雪迎春，那雪花就像一叠洁白如玉的名片，需要用心用情一张一张地揭开，真实的季节渗透着开拓者的汗水。当异国他乡的客人，怀着旧日的心来到中国，他一定会涌起一种惊喜，一种感叹，会放飞一声挚情的问候！

冬的背影已渐渐远去，春天的雁行，鸣着飞过江南的田野，山青了，树绿了，花开了，河水哗哗的响声，也变得格外清脆了。

春天的声音，是那么动听、那么醉人！世界上能有什么声音比种子萌动的声音更悦耳？有什么声音比植物拔节的声音更摄魂？有什么声音比鸟儿鸣唱的声音更惬意？只有春天的声音，才更加令人迷醉、令人神往！

春光暖融融，触摸春光，一如触摸刚刚出生的婴儿那光滑白皙的肌肤。捧读鲜嫩的春色，这是纯粹的精神食粮，散发着独特醉人的芳香。

## 百姓记事

## 我家的年画

■李水仙

整个腊月集市，若没坏天气打搅，父亲会在胸前内袋揣着多日积攒的年货花费，在“穷年不穷节”的思想驱动下，蹬着那辆和他一样沧桑又无比硬朗的大杆自行车于附近各个集市，认真置办各类年货。腊月初十左右，父亲要准备好年画，怕迟了买不下好的。定什么古典戏画？定什么内容年画？父亲总会在画摊前逡巡研判，古典戏画要鲜艳，时代感强的年画要热闹，买好小心卷成筒状系在大杆车前把上。

打上回家的父亲在庭院没好车子，就冲着屋里干活的母亲喊：“成他妈，集市买下戏画了，跑几个摊子买下你中意的。”父亲解车把前绑的年画，而我哪肯放过吊在前杆子上母亲做的印花布袋（缝纫机缝的多层布袋），内外袋翻遍，若发现燕麦花馍的枣儿，就乐开了花。母亲嘟囔说这女是个吃货派，在毛巾上擦拭湿手，迫切地对着父亲问啥戏画？是不是在兰家看到的新戏画？

“比兰家的好看！”

母亲还在腰间黑护巾上摩挲她的湿手，得了两位甜甜糯糯的自己，劲头十足地接过父亲递来的年画。在父亲一再小心“画边薄，别弄破”的叮咛里，带着新纸油墨香的新年画在炕头徐徐铺展，那新年画就像万紫千红的春光，刹那那扑入眼帘。父亲急于找花镜为不识字的母亲读出堂戏下面的文字，却被自己这个识文断字的小学生抢了先，读着读着被生字尴尬绊住，灰心地找《新华字典》答疑解惑。父亲接着下文读，咬字清晰，母亲用心听，眼窝里且释放出一种温柔光泽看向父亲。父亲的博学显然让她极为认可和佩服，这让才疏学浅的自己极为不满和妒忌。小学时，常把为母亲读年画当作一种学识上的荣耀，暗暗和父亲较劲。

没上墙前的年画呈个筒状放在火炕墙架的板箱上，我想瞧就会对着母亲说：“妈，想看年画哩。”母亲顺着我的想法，却够不着，就踩个木凳将画捧出：“在墙下

## 飞雪迎春

■王友明

还记得张也演唱的那首神秘的《祖国颂》吗？请听：“你是无边原野醉人的花香，你是月亮树下动人的歌唱，你是美丽的家园祥和的目光，你是漫步斜阳平安的广场……”那动人心弦的旋律，那触动灵魂的歌声，时刻在国人的心中缓缓飘荡、上升，弥漫在日渐美丽的家园上空。望着祖国母亲焕发出的越来越迷人的风韵，我的脑海里，也舒展了一串串优美的记忆。

飞雪迎春，大地铺就的一层白色地毯，向着诗与远方延伸。我的双眸，收不尽希望的彩虹、未来的憧憬。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缀满的花丛与绿意，更是迫不及待地想验证那经年的颂歌。

春风已凝成一把无形的巨梳，精心梳理着被冬的狂风吹乱的思绪。我置身其中，一任春色春韵浸润心田。不由得，唐代诗人贺知章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诗句涌进脑海，醉了心扉。

美妙的憧憬中，我聆听着春天的声音；迷人的向往里，我畅想着锦绣的前程；朗朗的天空下，我感受着烂漫的春光。春天的声音，在我的心中激荡，抑或升腾，为再度醒来的巨龙插上了凌云的翅膀。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：飞雪迎春，春风化雨，把“祖国万岁”镶嵌在明媚的家园之上。

放飞梦想，不，不是梦想。而今，中华儿女已经着手把心中繁荣昌盛的祖国、和平安宁的世界形象勾勒！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，国人已经作出响亮的回答：用心用情担使命，携手并肩谱新篇！

从时代的号角、奋进的足迹中，我发现，锦绣中华在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传唱里，已成为一艘鼓满风帆的舟舸，正披荆斩棘、勇往直前，驶向辉煌的彼岸！历史，也将在这个春天掀开新的一页！

飞雪迎春，那一道道风景多么壮观，那是回味无穷的命题，那是激情燃烧的诗篇！大地、天空、城市、乡村，还有树叶上的春光，映照出国人自强不息、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。未来庆祝欢呼的日子，就是举起千万支画笔，也难以描绘祖国的雄伟和瑰丽；就是吟唱千万首歌曲，也难以抒发心中的喜悦和激情！

我明白，在那一曲曲壮丽的凯歌里，一切的拼搏奋斗全部化作了一面高扬的旗帜。祖国哟，以壁立千仞的姿势，摇一面旗帜，猎猎招展；祖国哟，以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托一轮春阳，冉冉升腾！

有人说，最美的风景，不一定在终点，不妨停下来看一看周围。是啊，飞雪迎春，触摸春天的时候，不妨取一架相机，将祖国的美丽景色摄入镜头，化为永恒。每观之，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就会从心底涌起！

飞雪迎春，触摸春天。我忽然觉得，必须在此时此刻打开电脑，用春雪润笔，用春风行文，为祖国的巍峨与挺拔、苍翠与葱茏、纯真与善美，纵情放歌！

（炕下）吹吹，土屋就不好，没几天就土迷（沾）的，干净再打开。看是看，得当事，小心着！”

家里炕墙上贴过天女散花、鸳鸯戏水，还有拄着宝葫芦拐杖慈眉善目的老寿星、喜庆可爱的胖娃娃和闪闪金鳞的火红大鲤鱼。若没变故，一组堂戏戏画设在东墙炕洞（墙壁上留出放东西的洞）两边，家人时不时就昏黄灯光欣赏，就像观看映在炕墙上的多幕电影。自己则把堂戏戏画当成有图有故事的小人书看，一组《屠夫状元》和《白蛇传》的堂戏戏画为母亲读过多遍，为此自学了不少生字。

有年父亲在集市挑来挑去，觉得堂戏老套，用梅兰竹菊条幅替代了一组炕壁堂戏。那年便少了堂戏情趣，少了为母亲读戏文的临场发挥，总觉得欠缺甚或遗憾。

父亲购置的年画很齐全，护家看院的门神少不了。两幅门神主房一幅，梢门一幅，必定是右尉迟恭、左秦琼两位大神。至于灶神爷的拓印画，年前常有外地走街串巷的江湖客上门推销，他们一个腔调唱喏，像是河南口音，不好懂，节省的母亲也舍得三五角钱，虔诚地请个光亮的灶神爷供奉。

除夕日，母亲早早打了糍糊，在粉连纸新糊的窗棂上剪贴了红窗花，有喜鹊登梅，有摇头晃脑的老虎，有红奕奕的红双喜字，等等。

贴新年画是家里的重头戏，父亲跪在炕上贴，一家老小挤在炕沿边照着顶底画的尺码，粘到恰当位置，显得庄重严肃。父亲先轻轻粘了上头两角，由上而下款款托下，在众口一声“好”字里，年画由张开的手掌拂过，结实实落在了一年最美的地方。

困难的日子里，年画带给家人新年欢乐，睡在满炕墙花花绿绿风景和精彩纷呈的各色人物的年画里，莫名激动的家人生出对来年的美好向往。父母平凡的爱情，似乎在年画的涓涓滋润下，愈发明媚鲜艳。

## 凡人情思

## 年年味 年趣

■赵波

“过了腊八，就是年”，这句俗语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腊八一过，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年味越来越浓。什么是年、年味、年趣呢？各行各业，老人，小孩，年轻人的年味各不相同。一个时代赋予年味的内容、内涵也不尽相同。

## 年

“年”的本义是农耕文明时代庆丰收的重大节日或活动的场面。唐虞时称“年”为“载”。“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。”“稔”，谷一熟为稔，故亦谓年为稔。年还有多种称谓，如“岁”“祀”“秋”“霜”“春”等。

在民间还有多种传说，其中流传最广、最多的说法是：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，长着血盆大口，像牛非牛，人们在牛字上加了一横一竖，就称之为“年”，它会在除夕晚上出来祸害百姓和圈养的牛羊。在人们庆丰收时，恰逢一群牧童比赛鞭子功。出来觅食的年听到空中啪啪的声响，吓得落荒而逃。年跑到另一个村庄，迎面碰见一家人晾着大红衣裳，年吃惊不小，扭头就跑，又跑到另一个村庄看到一

个农户家中生柴火做饭，火势比较旺，便吓得又窜走了。后来，人们发现年怕响声，怕红色，怕火光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放鞭炮，贴对联，拂晓开门时点柏枝火。据说，人们除夕夜间熬夜、守夜，也是防备“年”来侵害的。

## 年味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是宋代文人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中写的年味。

“腊八雪纷飞，来年五谷丰。”“女要花，儿要炮，老婆婆二百大核桃，急得我老汉上了吊。写春联，酿好酒，做点心，祭先祖，欢欢喜喜、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新年到。”这是典型的运城地区农耕时代的年味。

“小孩、小孩，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喝几天，沥沥拉拉二十三，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贴窗花，二十七宰公鸡，二十八做点心，二十九买好酒，年三十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，初二初三待女婿。”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运

城民间的年味。

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，看春晚成为过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，一边吃年夜饭看春晚，一边评头论足、笑逐颜开，年味浓浓、其乐无穷。新时代在网上买年货、拜年，用手机聊天、看节目、旅游打卡、休闲娱乐、看书学习，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；第一件好事就是读书。”这是新时代的年味。

## 年趣

“除夕吃饺子，年年都一样。”说起吃饺子，在民间有很多有趣的传说故事。地处黄河中下游的运城地区水草丰美、物华天宝，土地肥沃、百姓富庶。被黄帝打败的蚩尤兵将跑到了南方，兵将们知道运城的麦子好吃，麦收时节就下令到运城抢麦子。领头的两个将军一个姓“混”，一个姓“沌”。运城百姓对他们恨之人骨，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，吃了他们的肉，于是发明了一种用小麦包肉菜做成的“混沌”，在新旧交替之时吃了它，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不会再受侵害、全家平

安。因为新旧交替为子时，人们便取子时吃的东西，叫“饺子”，后演变为“饺子”。

“好吃不过饺子”“饺子就酒，越吃越有”，因为饺子形如元宝，色如白银，又有“招财进宝”之说。在民间煮饺子，吃饺子还有讲究，皮要薄，馅要香，既不得捏破，也不能煮烂，万一烂了破了，只能说，饺子“挣了”，饺子“笑了”，忌“破烂”之说。

在过去，有一家商业字号，除夕让熬相公的伙计煮饺子，不小心煮烂了饺子，他大发脾气，“破了一锅”，掌柜听到后大发脾气，说伙计不会说话，要说“挣了一锅”或“笑口常开”，伙计说记住了。到了第二年，伙计用心煮饺子，一个没破，伙计高兴地对掌柜说：“今年一个都没挣。”把掌柜搞得一时无语。

吃饺子还有讲究，必须配上四道菜：花生米、小葱拌豆腐、韭菜、醋泡蒜。花生米又叫长寿果，意味着长寿；小葱拌豆腐，象征全家有福气，一清二白；韭菜浑身都是眼，吃了多长心眼，聪明伶俐；醋泡蒜，象征筹算，寓意计划周到、周全。

## 年的况味

■南俊

小时候  
年是心中的期盼  
吃肉、穿新衣服、响鞭炮  
大红灯笼高高挂  
不用上课学习  
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

长大后  
年，是一种热闹  
锣鼓震天响  
扭秧歌、踩高跷、舞狮子  
猜灯谜、赏花灯  
欢欢喜喜过大年

成家后  
年，是一种责任  
照顾孩子、孝敬父母  
回娘家、走亲戚  
逐家拜年  
传承优秀家风

退休后  
年，是警钟  
又老了一岁  
年，是儿孙绕膝  
阖家幸福  
开启人生新旅程

年的更迭中  
我们感受着亲情的温暖  
团圆的喜悦  
时代的变迁  
祖国的日益强盛  
国际社会的公认

## 鹤雀楼

## 办年货

(年画)

周苗苗 作



## 那年那月

## 儿时过年余味长

■王会亮

儿时的年味，是从腊月说起的。一进腊月，我们小孩子就掰着指头盼望着过年，而大人们也开始置办年货。那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乡镇还没有所谓的商场，“上集赶会”是农村人选购年货的主要方式。大人们舍不得花钱，称两三斤糖块和瓜子，挑四五张挂历或油画，给儿女买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全家人就有了过年的盼头和喜悦的情愫。
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；既要上天言好事，又要下界保平安。记忆中的这一天，母亲一大早就煮熟四五个鸡蛋，供奉在灶神的画像前，然后指点我跪在灶台旁边，恭恭敬敬地给灶王爷磕一个头。母亲说，腊月二十三，是祭灶的日子，灶爷要上天奏好事，向玉皇大帝禀报咱家的大事小情，所以你要听话，做个乖巧的孩子，免得让灶爷为难，不知道说咱家什么可好。但那时候的我，整个心思都在那几个剥了皮的鸡蛋上，怎么能听得进母亲的谆谆教导呢？大约五分钟后，我便可以对那些白嫩嫩、软溜溜的鸡蛋下手了。现在想想，孩提时代的自己，是何等的馋嘴。

腊月二十三也是“小年”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年味就越来越浓了。东家杀肥猪，西家宰鸡鸭，好像是花木兰衣锦归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就连村口那驼背的老柳树下也多了几位思儿念女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亲人的归来。

“扫房”是不可缺少的过年风俗，按照民间的惯例，时间也多选择在“小年”这一天，寓意着“扫尘除旧岁”。家里的东西能搬动的，几乎全要搬出来。母亲头挽毛巾，凭着上一代笤帚，把屋里的墙面和犄角旮旯清扫得一干二净。这时，父亲就会打一碗糍糊，一张一张地往墙上糊报纸，白纸黑字，墨香四溢，不一会，整个屋子就渐渐亮堂起来。而我和妹妹最热衷的事情，则是帮父母“干活”，刚开始是一件件地往院子里搬东西，到最后又是一件件地往屋子里搬东西，大冷的冬天，有时候也会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，但乐在其中。

小孩盼过年，过年吃麻花。年节时期还要煮麻花，在我们家乡称之为“煮油”。火红的灶膛上支一口油锅，翻滚的油浪飘着油香，大人们一搓一捻一拧，一根根白面麻花就被旋进了锅，随着“噼啪、噼啪”有节奏的风箱声，一摆摆香酥的大麻花便在案板上摆放成堆。我们小孩子多散坐在一边“凑热闹”，或听大人们唠嗑扯家常，或是模仿大人学着搓面团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麻花能煮多长时间，孩子们就能熬多长时间，反正，闲着也是闲着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日子脚步很快踏进了除夕。挥一挥扫帚，就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打扫卫生；贴几副春联，就要满心欢喜迎接新一年。傍晚

时分，再用白灰在院子里撒两个圈，分别将小麦和玉米放在其圆心位置，称之为粮食囤。等到晚上，一家人端坐在黑白电视机前，急切地等待着好戏连台的春晚上演，嘴里或嗑着瓜子或嚼着奶糖或唠着家常，温馨的画面至今仍在我的梦里闪现。那时期，手机还没有普及，看电视的热情不亚于现在的人看微信玩抖音，多数观众都能坚持到荧屏上出现“晚安”或“再见”。当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，人们的心跳也随着秒针的转动有韵律地打着节拍。阻也阻不住、拦也拦不停，新年的钟声敲响过，各家鞭炮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了锅，如雷贯耳，响彻天地，俨然是期盼一个火红的开端、一个美好的新年。

正月初一，举国庆祝，万众欢腾，普天同乐。在屋里，一家人好酒好菜还有大肉片，吃的就是团圆饭，发的就是压岁钱，盼的就是家和万事兴，想的就是幸福在身边。出了门，新的一年，新衣服，新感受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，不论俊男还是俏女，一个个眉眼带笑，扎堆地想一块凑，说一说新年的打算，许一个好彩头的心愿。人人满面春风，谁都是好心情。

记忆中，走亲戚是新年伊始最

有意义的事情，因为可以联络感情。那年月，没有各种车辆，走亲访友主要靠步行。大人们提着“竹笼”（竹编的篮子），里面放上麻花和馒头，两个伙计，三五成群，一家接一家去亲戚家拜年，所以也有人把走亲戚叫作“走馍笼”。每到一村或一家，一来就是一整天，人家虽然只留你两根麻花、两个馍，但依然是盛情款待，早、午两顿饭热情侍候着。不吃也不行，因为时间就是那么安排的。平时来往少，这一天很关键。鞋子一脱，上炕打扑克；酒杯一端，桌前划两拳；或坐或站，消磨时间；或吃或说，嘴不停歇。亲戚们之间的确有着太多说不完的话题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去年的收成，今年的打算，老人的赡养问题，儿孙的成长艰辛，絮絮叨叨聊到日落西山后还是意犹未尽。如今看来，亲戚们在一块打扑克吃饭聊天，确实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、情与情的交融。

儿时的过年，时间长，每一天都蓄满了成长的经历，或酸或甜或苦，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；儿时的过年，味道浓，犹如倾倒在岁月河床上的坛坛老酒，芳香弥漫，余味绵长，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，愈久弥新至今怀念……